

心理场景

——情节构建视角下的二语书面叙事结构实证研究

徐承萍

(天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本研究在心理场景构建理论和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基础上,提炼可操作的叙事场景-情节结构分析框架,收集实证数据,以发现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结构特点。结果显示:(1)二语叙事存在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的类型差异,前者着墨事件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后者兼顾场景呈现和内容评价;(2)二语学习者的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叙事存在共性的问题,包括细节呈现不足,时空要素的表达单一,事件的行动子要素以概述为主,事件的起因、目的和结果子要素存在系统性空缺。二语书面叙事的结构特点体现不同的编码通道,情节偏向以情节记忆表征为基础,场景偏向以语义记忆为主、情节记忆为辅,记忆通道差异可能是影响二语书面叙事类型使用的重要原因。本研究发现能够解释二语学习者书面叙事认知特点,为二语写作教学提供启发。

关键词:场景构建;情节模拟构建;二语书面叙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2-0159-10

0 引言

叙事是语言使用的重要方面,涉及对时空、人物、事件、关系等要素的整合和协调加工。叙事具有特定的结构框架(即叙事语法),包括对场景如时空、环境等的表征和外化,也包括对事件过程的再现、描绘和呈现。在经典的叙事结构中,特定的人或物呈现特定的性格或特点,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生特定的行为或活动,并与特定的人/物进行互动,产生特定的结果(Fusté-Hermann et al., 2006)。当前的叙事认知研究集中在神经科学和心理科学,探讨叙事认知的制约脑区(Summerfield et al., 2010)和受影响因素(如De Vito et al., 2014),也有少数研究关注儿童叙事能力发展(如Chan et al., 2019),但从心理认知角度探讨二语学习者叙事特点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

解释叙事认知的理论主要有心理场景构建理论(如Hassabis et al., 2007;Hassabis et al., 2007)和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如Schacter et al., 2007;Madore et al., 2014;Schacter et al., 2016)。两者均认为叙事主体通过情节记忆对实践进行心理构建,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叙事心理中的场景构建,后者突出叙事主体对实践过程的模拟再现。本研究以心理场景构建和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为基础框架,探究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结构特点,具体回答以下问题:二语书面叙事中的场景呈现和情节呈现有何特点?二语书面叙事中的时空、场景、事件和外在要素呈现何种分布?

收稿日期:2022-1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语学习者句法—语篇的认知连通与协同发展研究”(21BYY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承萍,女,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和英语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徐承萍.心理场景——情节构建视角下的二语书面叙事结构实证研究[J].外国语文,2023(2):159-168.

本研究收集二语书面叙事实证数据,进行归类和量化分析,发现二语书面叙事结构特点,从心理认知角度解释二语叙事现象和问题。

1 理论背景

叙述者用故事情节的方式呈现真实或虚假的事件,即为叙事。通过对事物或事件的再现、重构或虚构、解释或诠释,叙事主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现实或批判现实。叙事是复杂的认知活动,体现叙事主体的能动性。当前解释叙事心理的理论主要有心理场景构建理论和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

心理场景构建理论认为,叙事主体在感知、体验和经验的基础上激活、提取和融合语义、情境和感知信息,生成连贯的心理语境,为事件的表征和加工提供心理场景(Hassabis et al., 2007; Summerfield et al., 2010; Zwaan et al., 1998)。心理场景犹如事件表征的心理舞台,受情节记忆制约,是叙事的心理基础。心理场景构建是否有效的衡量标准是心理场景的空间一致性。戴密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 2007)等的研究发现,失忆患者的心理场景由孤立的信息片段组成,叙事内容零散、呈碎片化,缺乏空间连贯性和场景关联性。当前的二语学习者书面叙事研究较缺乏,尚不清楚二语书面叙事呈现何种场景特点。

心理场景构建理论从叙事主体角度阐释叙事机制、要素和模型,但未考虑时间、过程、事件等要素的表征和加工,是一种静态偏向的叙事认知模型。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它采用动态、过程的视角解释叙事认知,认为叙事是在实践基础上对情节和事件的模拟、再现或虚构(Schacter et al., 2007; Madore et al., 2014; Schacter et al., 2016)。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叙事包括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Addis et al., 2008)(如图1)。内在要素指与情节直接关联的信息,如经历、人物、时间、空间等,他们受情节记忆制约,体现叙事的再现和模拟实践的功能。外在要素是对相关事实或事件的反思、评价、推导等,体现叙事活动的思辨精神,受语义记忆控制。情节模拟构建理论有两点假设值得关注。其一,该理论认为,记忆和想象具有心理同质性,记忆过去和想象未来受相同的心理机制控制,对未来的模拟建立在对过去经验细节的提取之上;其二,人脑对事件细节的处理影响认知加工和发展,对情节细节的关注能够推动心理事件如叙事加工的完成(Schacter et al., 2016)。在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框架下,再现和评价、细节和概述这两组对立统一体是界定叙事“事件程度”即“事件性”的标准。在叙事语篇中,“事件性”由起因、行动、结果等要素组成,各要素在叙事中的凸显程度存在差异。事件细节越多,“事件性”越强。反之,“事件性”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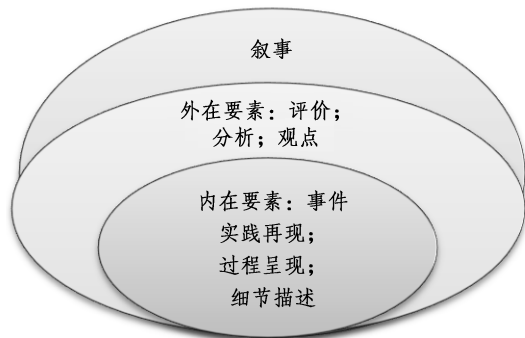


图1 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的叙事框架

聚焦叙事认知的实证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如 De Vito et al., 2014; Gaesser et al., 2011; Addis et al., 2008; Madore et al., 2014)。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宏观叙事能力与语言水平的关系不显著,但微观叙事能力与语言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关联(Krasnoshchekova et al., 2019)。特雷西·陈(Tracy Chan, 2019)等考察二语儿童学习者的叙事特点,发现受试在叙事结构、叙事细节、局部连贯和全局连贯等方面的能力较弱。杨文星等(2012)利用语料库开展口头叙事的语篇结构研究,在“话题指征”“话题详述”和“评价性结语”等三个范畴对比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的话语结构特点,结果显示两者的口头叙事话语结构图式较一致,但二语者的评价性语言使用频率低于母语者。这些研究富有启发,但还存在以下研究缺口:叙事存在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之分,有必要从心理认知角度系统探究我国二语学习者的叙事内容结构特点。

鉴于此,本文融合心理场景构建理论和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从叙事认知的空间性和过程性出发,以理论结合实证数据,探讨二语叙事的场景和事件、具体和抽象、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的使用和分布,以发现二语书面叙事的结构构建特点,从心理认知角度解释二语学习者书面叙事规律。

2 二语书面叙事的场景-情节结构分析框架

叙事是复杂的认知活动,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叙事分析框架,如宏观-微观结构框架、故事结构-时间序列框架等(Heilmann et al., 2010; Ralli et al., 2021)。本研究聚焦二语学习者对独立且较完整事件的书面叙述,借鉴心理场景构建理论和心理情节模拟构建理论(如 Schacter et al., 2007; Schacter et al., 2016; Hassabis et al., 2007; Hassabis et al., 2007),并参考相关实证研究(如 Krasnoshchekova et al., 2019),提炼可操作的二语书面叙事的场景-情节结构框架(如图2)^①。这一框架包括心理场景和事件情节两大模块。心理场景包括时间、空间、处所、场合等具有客体性质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大脑中获得视觉化表征,构成心理事件发生、发展和推进的舞台。事件情节包括起因、目的、行动、结果等具有实践性和过程性的要素,它是赋予叙事成品以动态和活力的关键。



图2 二语书面叙事的场景-情节结构分析框架

具体操作上,叙事包括时空、事件情节、场景-心理和外在要素(如图2)。时空指时间和空间。事件情节和场景-心理均属于内在要素。事件情节包括:(1)起始、缘由;(2)目标、计划;(3)行动、决定或努力;(4)结果、反应或后果。场景包括处所或环境,心理指事件角色在时空、处所或过程中

① 本研究聚焦二语书面叙事结构特点,该框架也适用于母语和多语叙事分析。

的情感、情绪、体验、观念等心理活动(Fusté-Hermann et al., 2006)。另外,叙事主体还可能引入个人观点和价值偏好,对角色、事件或背景进行反思、评价或情感抒发,即多娜·阿迪斯(Donna Addis)等(2008)所言的叙事“外在要素”。简言之,场景是事件发生的舞台,承载事件过程和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内在要素即事件情节、时空和场景-心理是叙事的核心,决定叙事能否准确、生动、恰当地再现或模拟实践。外在要素处于叙事的外围,是叙事主体对场景、事件和相关要素的评判。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在场景-情节构建理论和操作框架下,本研究参考哈萨比斯(Hassabis)等(2007)和凯文·玛多雷(Kevin Madore)等(2014)的做法,利用关键词启发受试进行相关主题的场景-情节回想并开展书面叙事。在哈萨比斯(Hassabis)等(2007)的研究中,测试的主题情景提示词具有高熟悉度、高意象性、高具体性和高使用频率的特点,如沙滩(beach)、博物馆(museum)、市场(market)等。本文作者提取具有以上相似特征的词汇112个^①,对比关联语义场特征后留取15个目标提示词。考虑到中国学生的实践特点和当前时事背景,最后选取“doctor”作为叙事提示词^②。

3.2 语料收集

叙事语料来自于我国某高校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62名(56女,6男)。参与者介于18~20岁间,接受至少八年正规英语教育。语料收集在课堂上进行。研究者介绍叙事要求和提示词,请参与者根据提示词闭眼思考两分钟,尽可能具体生动地回忆与提示词有关的经历、场景和事件。参与者将回忆内容写在空白纸上,写作持续15~20分钟。最后获得有效叙事语料61篇,一篇因未完成而无效。

3.3 二语书面叙事场景-情节结构的要素评判框架

在叙事场景-情节结构分析框架下,我们从叙事各要素存在与否和要素的丰富程度两方面来判断叙事结构特征(如图3)。叙事要素存在与否体现质的特征,叙事丰富程度体现量的差异(参考Hassabis et al., 2007; Madore et al., 2014)。前者由语篇是否呈现时空、情节各子要素、场景-心理和外在要素决定。后者通过其范畴下的相关信息要点数量体现。以事件情节为例,当语篇缺省该要素时,则不满足该要素的存在条件,记为“否”,不再统计这一要素的丰富程度。当语篇出现了该要素内容,记为“是”,并统计该要素的出现次数,即“要素数量”,如图3箭头所指^③。鉴于本研究以考察二语叙事的意义结构为主要目标,叙事的语法准确性不在评判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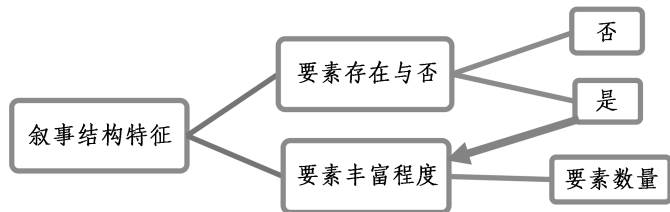


图3 二语书面叙事场景-情节结构的要素评判框架

① 提示词的相关特征参考温尼伯大学发布数据。

② 测试结果显示,该词内含的语义信息能有效地激活事件场景-情节结构要素。

③ 情节要素与其他类别不同,其下包括四类子要素,因此研究者对情节要素进行更细归类。

3.4 语料分析

研究者根据上一节的二语书面叙事场景-情节结构评判框架对语料进行内容结构分析,对各要素是否出现和丰富程度进行判断。结构分析包括时间、空间、事件情节、场景-心理和外在线索等五个方面。其中事件情节包括(1)起始或缘由;(2)目标或计划;(3)行动、决定或努力;(4)结果、反应或后果。研究者根据这五类别对叙事任务中的命题和概念进行定性判断,然后归类统计出现频率。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我们对语料中的内容结构进行定性归类。时间、空间和事件情节通过概念和命题表达,通常为短语、小句^①和句子结构,识别度较高。场景和心理包括:(1)场景,具有状物特征的行为、环境、样貌、情景描述,他们不受具体时空制约,呈现事物静态特征;(2)心理,包括描述事件角色的情感、情绪、心理活动等具有心理感知和认知特点的词汇和结构,如“I was in great fear”“he sat there, tired”划线部分归类为心理叙事。外在要素包括叙述主体对事件和场景的反思、评价和情感抒发,如“Here is an awkward experience for me”。对于语料中的特别结构,我们做以下处理:(1)条件从句受主句辖制,其叙事性质不统计在内,而仅统计其主句;(2)叙事语料中有少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且多为单句出现,不统计在内;(3)语篇标记语如 I remember、I think、I believe 等不统计在内。

然后,我们参考哈萨比斯(Hassabis)等(2007)和阿迪斯(Addis)等(2008)的做法,以要素的出现频率为标准对各要素进行丰富程度判断。不同要素的表达形式存在差异,时间和空间的表达形式可能是词汇、短语或小句,本研究语料显示时空的标记单位主要为短语,而事件情节、场景-心理和外在线索通过主谓(宾)关系即命题表达,主要为小句。

一名应用语言学研究生按以上框架对其中的20份语料进行分析和统计,与研究者对各子要素的评判一致性在0.83~0.96之间。最后我们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

4 发现和讨论

4.1 二语书面叙事的结构要素分布概貌

对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语料分析显示,各要素分布不平衡,主要围绕行动、场景和外在线索开展叙事。在统计各子要素的出现频率后,我们将行动要素与场景-心理要素之比高于1.5的语料归类为情节偏向,低于0.5的语料为场景偏向(如图4)。情节偏向聚焦行动的构建,以刻画事件过程为主,场景的功能为衬托事件的发展。场景偏向着重场景模拟,以呈现情景和刻画心理为主,点缀或略述事件过程。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在叙事任务中的占比约为3:1,大多数参与者在叙事任务中倾向于对事件过程的动态刻画,部分参与者选择对场景的静态呈现。两者的意象图式存在动静、具体和抽象的差异。这一结果从行为角度证明二语叙事均涉及心理情节构建和心理场景构建(Hassabis et al., 2007; Schacter et al., 2016),但两者在不同叙事类别中有轻重、隐显的差异。

情节型和场景型样本达到了推断统计标准,我们对各要素的出现频率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量化特点。对叙事类型和主体要素类别进行2(情节型、场景型)×6(起因、目的、行动、结果、场景-心理要素、外在要素)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叙事类型未有显著主效应[$F(1,366) = 0.69, p = .41$],主体要素类别有显著主效应[$F(5,366) = 48.69, p = .000$],主体要素类别和叙事类型有交互效

① 小句包括从句和紧缩子句。

应 $[F(5,366)=23.82, p=.000]$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主体要素类别在情节型叙事中有显著效应 $(p=.000)$,其在场景型叙事中也有显著效应 $(p=.000)$;叙事类型在场景-心理要素和起因要素中无显著效应 $(p>.05)$,叙事类型在目的、行动、结果和外在要素中有显著效应 $(p=.000)$ 。以上结果表明,情节型和场景型的主体要素构建设没有显著不同,但主体要素在不同叙事类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印证了对图4的直观判断,即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的主要差异在于对行动和外在要素的构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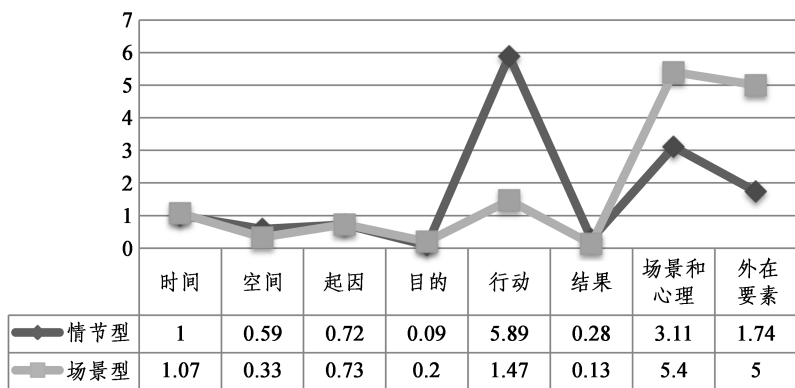


图4 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要素分布概貌(注:数字为平均频率)

时空要素在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叙事中的单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叙事类型无显著主效应 $[F(1,122)=.70, p=.41]$,时空要素也无显著主效应 $[F(1,122)=26.24, p=.00]$,两者无交互效应 $[F(1,122)=2.05, p=0.16]$ 。这一结果表明,时空要素的呈现在不同的叙事类型中无显著差异。

以上结果显示,情节偏向或场景偏向的二语叙事构建既存在差异,也有共同之处。两者的差异体现在:(1)情节偏向型凸显事件的行动要素,其他要素被边缘化;场景偏向型渲染场景-心理,注重对概述事件的评价;(2)情节偏向型对环境-心理要素的表达较弱,略有涉及外在要素如评价和判断;场景偏向型对环境-心理和外在要素有更深入的刻画,外显情感和情绪;(3)情节偏向着重刻画事件动作,叙事主体以呈现事件的动态性和过程性为主;场景偏向凸显事物的静态性和社会情感内容,力求反映对场景-心理的状物和评价;(4)外在要素在情节偏向叙事中的份额较少,叙事主题和内涵未得到升华。两者的相同之处表现在:(1)时间和空间的呈现模式化,形式单一,多使用泛化概念;(2)事件起因、目的和结果有较大范围的空缺,二语学习者预设读者具备相关知识,未将其显化处理;(3)事件行动以概述为主,缺少生动丰富的意象,细节呈现不足。

4.2 二语书面叙事的结构要素内在差异及编码通道

在数据分析和归类过程中,我们发现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存在内部差异。根据不同叙事文本对情节、场景-心理、评价等要素的详略呈现差异,我们进一步区分出简单情节(占比27.9%)、详细情节(占比26.2%)、情节-场景(16.4%)、情节-评价(占比4.9%)、场景-评价(占比8.2%)、场景(占比8.2%)、评价(占比8.2%)等七个子类型(如图5)。这七个子类型对时空、起因和目的要素的处理较一致,但在行动、结果、场景-心理、外在要素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详细情节类着重刻画行动特点,情节-场景类兼顾行动和场景-心理的叙述。限于篇幅,不逐一叙述。

以上结果显示,二语书面叙事存在情节偏向和场景偏向之分,且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差异。这表明二语学习者在进行不同类型的叙事加工时受制于不同的认知机制,反映不同的认知编码通道特

点(Hassabis et al., 2007; Addis et al., 2008; Sanford et al., 2012)。根据认知加工理论和本研究发现,叙事语篇的加工通道至少有以下四种可能。第一种为“情节记忆-语言编码”叙事加工通道。情节偏向叙事以情节记忆激活时空和事件意象为前提,叙事主体表征特定的时空场所,将具体的、细节的事件和过程进行视觉化操作,在大脑中形成画面,为之后的语言加工和逻辑加工提供概念和命题资源。情节记忆在这一构建类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其他记忆功能如规则记忆和联想记忆进行编码的前提。在这一通道中,表动作、过程、行为的概念和命题获得凸显,叙事具有动态性和情节性。第二种为“语义记忆-语言编码”通道。这一叙事加工通道体现在场景偏向叙事中,以语义记忆表征抽象概念和命题为基础,叙事主体将语义-概念信息与语言形式进行映合,构建出静态的、抽象的场景。在这一叙事通道中,语篇更可能呈现静态的、场景化风格。第三种为“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语言编码”通道,情节记忆激活事件意象,在语义认知机制下提取抽象图式,发展抽象概念,进行语义记忆加工并获得语言形式表达,但情节记忆内容未在语言层面得到呈现(刘新明等,2002)。在这一加工类型中,情节记忆辅助语义记忆加工,叙事成品与第二种通道相似,主要呈现静态场景和叙事主体的评价。第四种是“语义记忆-情节记忆-语言编码”通道。语义记忆对情节表征提供语义框架,认知主体通过想象和联想发展情节要素,情节记忆连通语义记忆,协同组织和表征叙事信息(Irish et al., 2013; 刘岩等,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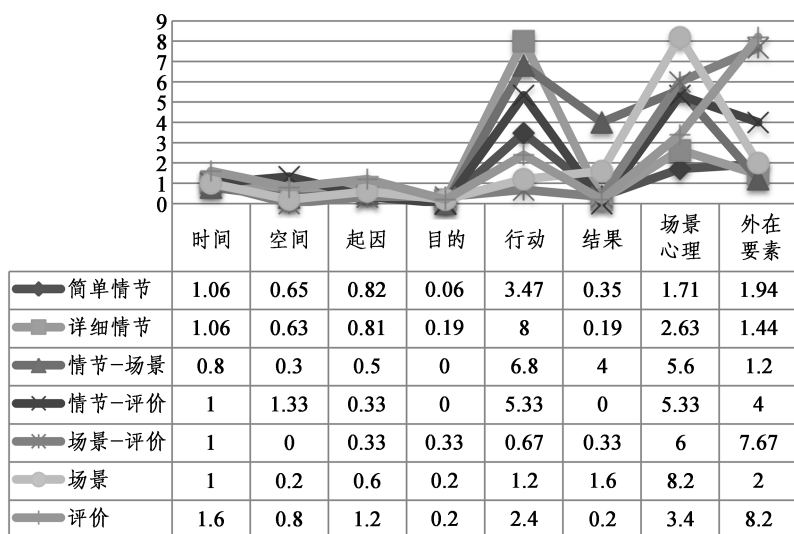


图5 二语书面叙事各子类型的要素分布详图

在这四类叙事编码通道中,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发挥不同的作用,决定不同风格的叙事类型。情节偏向的叙事需情节记忆的参与,其加工通道可能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种。场景偏向的叙事同时注重场景构建和内容评价,语义记忆的参与比重大,但情节记忆也可能有所激活。

4.3 影响二语书面叙事结构能力发展的因素

从研究结果看,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结构能力有限,这可能与语言能力和叙事加工特点有关。二语能力如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影响概念表达和形式提取,制约叙事能力的发展。这一问题涉及语言-叙事接口,将另文讨论。本节结合研究结果从二语学习者的场景-情节细节加工和心理意象-视觉化表征讨论影响二语叙事结构能力发展的因素。

二语学习者的细节加工不足表现在对时空、事件、场景-心理等要素的呈现以统述、概述为主,

缺少具体的、关联感觉和知觉的详细信息。细节构建包括对历史或想象事件的时空、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运动觉等感性体验,再现或模拟场景和实践特点,提炼事物关系和逻辑,发展连贯的事件表征。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要素集中在视觉和运动觉信息层,以呈现抽象框架式的事件或场景为主,缺少信息复杂度和精确度。对细节的感知和体验复杂度不够可能影响对概念和命题的表征,进而制约语言使用的复杂度(刘黎岗等,2021)。外语环境下的成年学生借助语义记忆发展语言概念知识,短期效率更高,但可能影响对叙事细节的表征。外语课堂缺少以目的语为媒介的真实场景和事件的信息输入,需二语学习者模拟事件情节和场景。与之矛盾的是:情节-场景模拟要求记忆系统灵活地将事件细节整合表征,才能生成丰富的意象,从而促进对细节的加工。这导致二语叙事能力发展出现“外语学习缺少真实性、需借助模拟想象、缺少可参照的细节、难以发展意象-叙事缺少细节和真实性”的恶性循环。

细节和意象互为因果。细节越丰富,意象越生动。意象越生动,越可能捕捉细节。反之亦然。二语叙事的细节构建不足对外语课堂教学尤具启发意义。为打破以上恶性循环,建议将学生的亲历事件或具有强事件性特征的语篇引入课堂,以此激活情节记忆,发展意象,引导学习者开展想象和联想活动(Schacter et al., 2016)。近年来,研究者提出情景细节引导法(episodic specificity induction),引导叙事主体回顾亲历的事件细节,提高对叙事任务各环节的心理加工(Madore et al., 2014; Schacter et al., 2016)。但这一方法对二语叙事能力发展的具体影响有待检验。

二语书面叙事能力还可能与二语的意象-视觉化表征有关。意象通过多模态感知获得激活,形成画面。但这只是意象构建的第一步。意象外化需以语言为媒介,从心理空间走向物质实体。在外语学习环境下,学习者主要通过语义记忆和相关语言记忆加工词汇、句法和语篇信息,情节记忆的参与度低,导致概念的意象化程度低。即使学习者能够表征丰富的意象,由于民族文化模式和思维模式不同,可能难以提取准确恰当的语言结构与之匹配,心理意象和表达形式之间出现“词不达意”或“无词可达意”的情况(尹铂淳等,2020)。另外,语言输入过程中的镜像加工不足也可能导致叙事加工的意象激活问题。在解码高意象和强事件性文本过程中,运动神经和知觉神经对文本所描述的动作、情感、场景等进行模拟构建,产生镜像效应(Sanford et al., 2012)。然而,如果二语输入内容为低意象、低事件性材料,则很难产生镜像加工,也就无法为意象表征提供输入性养分。可见,这些问题均可能导致二语意象-视觉化表征不足。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叙事的意义结构,考察二语学习者在书面叙事中的情节构建与场景呈现、事件性和评价性、综合概述与细节描述的特点,以补充二语书面叙事认知研究不足。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有以下特点:(1)时空构建简单化、模式化,缺少灵活性和多样性;(2)事件的起因、目的和结果构建出现空缺,二语学习者将之置于作者“默认”、读者“预设”的状态,未得到显化表达;(3)行动要素是叙事结构尤其是情节型叙事的主体,但缺少复杂度和精确度,以流水式、平铺式呈现为主;(4)场景-心理要素是场景偏向型叙事的主体,这一要素在情节偏向叙事中分布不均衡。二语学习者的书面叙事结构特点反映二语学习的普遍问题,如细节构建不足、意象刻画不充分、叙事要素加工不均衡、认知关联不够等。这些发现提升我们对二语叙事构建的理解,对二语写作教学也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 Addis, Donna & Daniel Schacter. 2008. 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Temporal Distance and Detail of Past and Future Events Modulate Hippocampal Engagement [J]. *Hippocampus* (2): 227-237.
- Addis, Donna, Wong Alana & Daniel Schacter. 2008. Age-related Changes in the Episodic Simulation of Future Events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 33-41.
- Chan, Tracy, Simpson Wong, Anita Wong & Vina Leung. 2019. The Influence of Presentation Format of Story on Narrative Production in Chinese Children Learning 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A Comparison between Graphic Novel, Illustration Book and Text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 221-242.
- De Vito, S., M. A. Neroni, N. Gamboz, Sala, D. S. & M. A. Brandimonte. 2014.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Future Thoughts Call for Different Scen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 1-8.
- Fusté-Hermann, Belinda, Elaine Silliman, Ruth Bahr, Kyna Fasnacht & Jeanne Federico. 2006. Mental State Verb Production in the Oral Narratives of English- and Spanish-speaking Preadolescent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Lexical Diversity and Depth [J]. *Learning Disabilit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1): 44-60.
- Gaesser, Brendan, Daniel Sacchetti, Donna Addis & Daniel Schacter. 2011. Characterizing Age-related Changes in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J]. *Psychology and Aging* (1): 80-84.
- Hassabis, Demis & Eleanor Maguire. 2007. Deconstructing Episodic Memory with Construction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299-306.
- Hassabis, Demis, Dharshan Kumaran, Seralynne Vann & Eleanor Maguire. 2007. Patients with Hippocampal Amnesia Cannot Imagine New Experience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 1726-1731.
- Heilmann, John, Jon Miller & Ann Nockerts. 2010. Sensitivity of Narrative Organization Measures Using Narrative Retells Produced by Young School-age Children [J]. *Language Testing* (4): 603-626.
- Irish, Muireann & Olivier Piguet. 2013. The Pivotal Role of Semantic Memory in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J].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7): 1-11.
- Krasnoshchekova, Sofia & Kseniia Kashleva. 2019. Narrative Competence of Adult L2 Russian Learners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3): 617-641.
- Madore, Kevin, Brendan Gaesser & Daniel Schacter. 2014. 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Dissociable Effects of a Specificity Induction on Remembering, Imagining, and Describing in Young and Older Adults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609-622.
- Madore, Kevin & Daniel Schacter. 2014. An Episodic Specificity Induction Enhances Means-end Problem Solving in Young and Older Adults [J]. *Psychology and Aging* (4): 913-924.
- Ralli, Asimina, Elena Kazali, Maria Kanellou, Angeliki Mouzaki, Fotini Antoniou, Vasiliki Diamanti & Sofia Papaioannou. 2021. Oral Language and Story Retelling during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Years: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6): 949-965.
- Sanford, Anthony & Catherine Emmott. 2012. *Mind, Brain and Narra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cter, Daniel & Donna Addis. 2007. On the 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of Past and Future Events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 331-332.
- Schacter, Daniel & Kevin Madore. 2016. Remembering the Past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Identifying and Enhancing the

- Contribution of Episodic Memory [J]. *Memory Studies* (3): 245-255.
- Summerfield, Jennifer, Demis Hassabis & Eleanor Maguire. 2010. Differential Engagement of Brain Regions within a “Core” Network during Scene Construction [J]. *Neuropsychologia* (5): 1501-1509.
- Zwaan, Rolf & Gabriel Radvansky. 1998. Situation Model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 162-183.
- 刘黎岗,刘柳. 2021. 语言复杂度在二语能力研究中的贡献与问题[J]. 外国语文 (1): 79-85.
- 刘岩,陈延飞,廖平平. 2019.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情景预见: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贡献[J]. 中国特殊教育(1): 18-21.
- 刘新明,朱滢. 2002. 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 [J]. 心理科学进展(2):121-126.
- 杨文星,孙滢. 2012.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口头叙事话语结构比较研究 [J]. 山东外语教学(1):64-70.
- 尹铂淳,廖光蓉. 2020. 事件概念形式表征的语内和语际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1): 107-116.

A Study of L2 Written Narrative Structures in Light of Mental Scene Construction and Episodic Construction Theories

XU Chengping

Abstract: By drawing upon Scene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developed an opera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cene-Episodic structure for L2 written narratives and collected empirical data to examine the patterns of L2 learners' written narratives. Results showed that L2 narratives clustered around episodic simulation and scene construction, with the former focusing on events and processes, and the latter targeting both scene description and content evaluation, and that episodic-oriented and scene-oriented L2 narratives shared certain features, including lack of specificity induction, oversimplification of time and space presentation, massive absence of the event sub-elements such as causes, purposes and results, and sketchy description of attempts. Differences of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in L2 narratives give expressions to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encoding channels. Specifically, episodic-oriented ones are subserved by episodic memory while scene-oriented ones are dominated by semantic memory and supported by episodic memory. Different encoding channels probably underlie the use of L2 narrative structures. This study provided explanations to structural features of L2 written narratives and also shed light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L2 writing.

Key words: scen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L2 written narrative structure

责任编辑:朱晓云